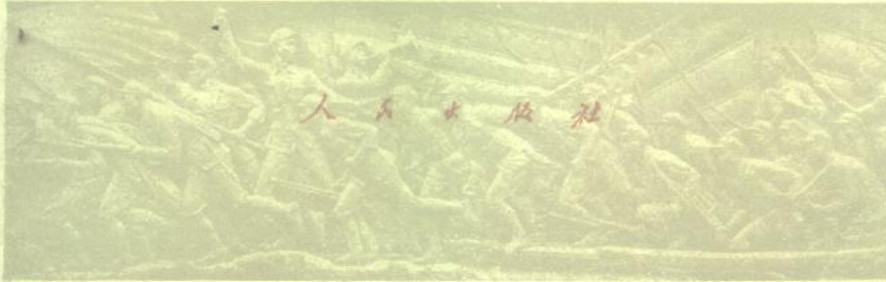


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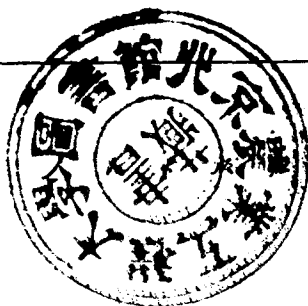
湘鄂赣革命根据地 回忆录



人民出版社

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

湘鄂赣革命根据地
回忆录



• 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 •

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回忆录

XIANGEGAN GEMING GENJUDI HUIYILU

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编选组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5印张 196,000字

1986年3月第1版 1986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000

书号 11001·673 定价 1.40元

出 版 说 明

为了有助于我国现代史的研究，我们出版一套中国现代史资料丛刊。丛刊按专题选编，陆续出版。《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回忆录》是这套丛刊的一种。

这本回忆录，共收进了滕代远等二十三篇回忆文章，作者以亲身的经历，提供了可贵的历史资料。本书和《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一书（共三辑）都是了解这一地区革命斗争历史的有价值的资料书。

参加本书编辑工作的有湖南、湖北和江西三省档案馆，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武汉师范学院历史系地方史研究室，江西宜春地区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等六个单位的同志，他们是：张叔复、王兴中、杨润兰、熊治洪、邓先成、宋斐夫、黄科云、古林石、金小元、陈友樵、莫烈乙、胡昌华、马小彬、冯玉江、湛宗仁、张志睿、蔡树晖、陈修伟、熊动松、张志魁、潘世康、胡军、顾开达、胡志平、王惠英、楼友球、金生成、欧阳雨辰。

目 录

平江起义前后	滕代远 (1)
平江起义和红五军的诞生	李 光 (25)
——彭德怀同志组织红军第五军的经过	
大冶兵暴	程子华 (41)
开辟鄂东南	何长工 (51)
红三军团在湘鄂赣边区的斗争	慕容楚强 (72)
一九三〇年红军打进长沙城的回忆	吴自立 (81)
红十六军的一些历史情况	胡岫云 (108)
一支红色游击队的成长	张兴华 (126)
湘鄂赣的红色政权	傅秋涛 (135)
中央红军学校湘鄂赣第五分校生活片断	杨建新 (145)
株木桥保卫战参战记	刘光华 (156)
鄂东南兵工厂的建立和发展	王只谷 (161)
在红军医院工作的时候	杨士光 (167)
高举红旗 坚持斗争	傅秋涛 (171)
——湘鄂赣边区三年游击战争的回忆	
红十七师在湘鄂赣苏区	萧 克 (206)
忆湘鄂赣苏区的艰苦奋斗	刘玉堂 (219)
坚持团结和斗争就是胜利	谭启龙 (231)

一支武装交通队	邓 洪 (238)
高枧初战	吴咏湘 (251)
虹桥歼敌	杨建新 (257)
坚持在金钟湖的游击斗争	罗其南 (261)
坚定必胜的信念	吴嘉民 (268)
——忆湘鄂赣东北边区三年游击战争	
谈判	吴咏湘 (291)

平江起义前后

滕代远

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我国人民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大革命，由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集团的叛变革命，由于当时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集团联合力量的强大，特别由于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大革命后期在我党内占了统治地位，因而当国民党叛变革命，向革命突然袭击的时候，党和人民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使得这次革命遭到了失败。面对着当时的严重形势，党内许多同志要批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进行武装起义。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爆发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南昌起义。南昌起义不仅大大地震动了敌人，而且也使许多同志更明确地认识了武装起义的重要性。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党中央召开了紧急会议（即有名的“八七”会议），坚决纠正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的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人民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号召党和人民群众继续进行革命斗争。

之后，即爆发了湖南的“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由于缺乏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正确思想，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都先后失败了。参加秋收起义的一部分革命武装，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在江西三湾进行整顿，拉上了湘、赣两省边境罗霄

山脉的井冈山，建立了中华工农兵苏维埃政权和中国工农红军。这时，参加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一部分武装力量，在朱德同志率领下，经过湘南，与起义的农民军汇合，走上井冈山，与毛泽东同志的部队会师，成立了以朱德同志为军长、毛泽东同志为党代表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从此，井冈山的红旗就成为全国革命的号角，成为我国革命向农村进军，依靠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开端。

在井冈山红旗的影响下，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二日（旧历六月六日），在湖南平江，由我党直接领导爆发了平江起义。

一

平江以及平江附近的浏阳、铜鼓、修水等几个县，田少山多，土地贫瘠，而且极大多数土地都在豪绅地主手中。这些地主对农民剥削压迫十分厉害。农民终年辛勤劳动，但百分之六十以上的收入都被地主作为地租强行夺去。穷苦农民不仅要缴纳租子，还要同小商小贩一起，向豪绅地主缴纳枪捐、养枪捐、门牌捐、印花税、屠宰税、茶油捐、良民证费、放行证捐等等苛捐杂税，因而生活困苦不堪，终日挣扎在死亡线上。所以这些县的工人、农民革命性特别强，他们感到只有革命才能有出路。在北伐战争和大革命浪潮的推动下，在我党的领导下，这些县纷纷成立了工农义勇军、工农自卫军等武装组织，给反动统治阶级以很大的威胁。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马日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实行大屠杀，长沙等许多地方成了一

片白色恐怖世界。但是平江的党和革命群众没有被白色恐怖吓住。他们自动组织临时县政府,组织自己的武装义勇队,拘捕反动县长曾修礼,开展反对许克祥的运动。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就派阎仲儒到平江来当清乡司令,王紫剑来当县长,解散了临时县政府,用阴谋调动遣散了义勇队,并到处捕拿屠杀革命群众。有压迫就有反抗。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平江东乡献钟和南乡思村等地的群众即起来打挨户团,杀土豪劣绅。二十五日,各处群众集合起来围攻平江城,进行第一次扑城。由于参加扑城的群众较少,又没有经验,敌我力量相差悬殊,扑城失败了。

第一次扑城失败后,王紫剑带了反动武装挨户团到献钟、思村等地进行镇压。但革命的火焰不仅没有被扑灭,反而越烧越旺。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四日,在党的领导下,在平江农民领袖罗纳川同志的指挥下,十余万群众进行了第二次扑城。他们用大刀、梭镖等旧式武器甚至敲锣打鼓、吹牛角去攻打县城。还是由于缺乏经验,再加上省里派了一团反动武装来平江增防,第二次扑城运动又失败了。湖南的国民党反动派于是派了许多军队到平江来“清剿”,大烧大杀,杀害了很多工农群众。平江南乡的辜家洞、徐家洞、芦洞等地,极大多数房屋都被焚毁。但是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是吓不倒、杀不尽的。他们仍然在平江四乡进行革命斗争。这时,国民党的独立第五师便开到平江县来“清乡”了。

独立第五师是军阀唐生智的部队,原在湖南比较富饶的南县、华容、安乡等县“清乡”,一九二八年五月才移驻平江。该师师长为周磐,副师长为李仲任,下有三个团。一团团长就

是共产党员彭德怀同志。该师还办了一所随营学校，培养下级军官。校长由周磐兼任，负实际责任的是副校长、共产党员黄公略同志，共产党员贺国中、黄纯一同志担任教育长和大队长等职务。不久，黄公略同志调任该师第二团第三营营长，黄纯一同志调任第一团第三营第九连连长，直接掌握军队。随营学校即由贺国中同志负责。

彭德怀同志是穷苦人出身，小时替地主放过牛，后来下过窑，当过工人，深受地主、资本家的剥削压迫。之后，他参加了湘军，想在军队里为工农大众也为自己找一条出路。他爱护士兵，反对旧军队的种种恶习，因而深得广大士兵的爱戴。在北伐战争期间，他接触到了我们党，接触到了马列主义著作。大革命失败后，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他终于毅然决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平江起义前，彭德怀同志在这个部队里做了很多革命的组织工作和思想工作，为平江起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黄公略、黄纯一、贺国中同志，原是由湘军选送到广州黄埔军校学习的。他们在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后，又继续读完了军校高级班，随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约在一九二七年四月离开广州。一九二八年春，他们三人由党组织派到周磐的部队去工作。邓萍同志由党组织派到一团时间更早些，名义上是团部的候差副官，实际上是负责一团我党的工作。除以上四同志外，当时一起做革命工作的共产党员，还有一营二连连长李灿同志和张云生、李光、贺夷等同志。张云生同志是班长。李光同志是彭德怀同志的马弁，实际上担任党的交通工作。贺夷同志是学生出身，担任连的文书。

周磐的独立第五师到了平江后，师直属单位和彭德怀同

志的第一团团部驻在平江城内。第一团第一营驻在平江天岳书院，第二营驻在离平江五十里的思村、安定桥一带，第三营驻在平江城北门一带。第二团驻在平江北乡南江桥、梅山一带。第三团驻在平江东乡的长寿街、嘉义、献钟一带，该团第三营（即黄公略同志的那个营）驻在离平江城六十里的嘉义市。师的随营学校驻在岳阳。周磐的部队到平江后，地主武装挨户团就更加嚣张了。他们不断下乡“清剿”，捕杀了不少革命群众。反动县政府的监狱里关着八百多名政治犯。彭德怀同志有时也带部队下乡，说是“清剿”，实际上是寻找地方党的关系。他曾对我说过，他多次率领李灿同志这个连下乡，到农村时，先鸣枪，给革命的同志一个信号，让他们有所准备，进村后有意遗弃一些子弹，再把部队撤走，使地方党知道我们这支队伍不同于一般的国民党军队，里面是有革命力量的。但尽管这样，仍始终没有找到地方党，接上组织关系。

平江县的反动县长和豪绅地主对彭德怀同志是很不满意的。有一次，挨户团押绑二十几个工农群众到刑场枪杀，被驻防在刑场附近的黄纯一同志这个连知道了，黄纯一同志就率领全连到刑场出操，不让挨户团杀人。挨户团到别的地方杀了人，这就引起了全连士兵的义愤。当天晚上，贴出了“打倒屠杀工农的真正土豪劣绅”的标语。第二天，全城的反动家伙都吓坏了。一大批土豪劣绅同县长一起到第一团团部向彭德怀团长请愿，要求禁止士兵的越轨行动，密查写标语的“暴徒”。彭德怀同志干脆地答复说：“暴徒”要查，但真正的土豪劣绅也应打倒。

北伐战争的时候，我是长沙近郊区的我党区委书记，还担

任长沙近郊区农民协会委员长的工作。我们全力支援北伐军进占长沙，并在近郊区领导农民减租、减息、退佃，收缴地主武装，成立农民自卫军，工作搞得很红火。那时农协的会员已发展到五万多人，党员也发展到两三千人。我们还和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共同审判和镇压了大土豪叶德辉等罪大恶极的反动家伙，大大鼓舞了广大革命群众的斗志。“马日事变”象一层乌云盖在我们头上。我按照组织上的指示，将近郊区各乡的农协一律转入地下，白天隐蔽，夜间出来活动，杀土豪劣绅，烧土豪劣绅的房子。湖南省委书记任卓宣（叶青）叛变后，整天勾结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党的组织，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的报纸天天登载被屠杀的名单和叛变自首分子的名单。湘江里流着革命者的鲜血，大街小巷里流传着各式各样的谣传，人心惶惶，大家都提心吊胆地过日子。我还是坚持在夜间活动，一面找基本群众谈话，安定人心；一面继续组织暴动队，专门扑杀土豪劣绅。一九二七年八月，中央新派王一飞同志任湖南省委书记。他找我谈话后，决定我参加湖南省委常委，并任湖南省农民协会委员长。过了两三个月，省委又调我任湘东特委书记。当时湘东特委辖株洲、安源两个市委和醴陵、萍乡、浏阳三个县委，特委机关设在安源市内。大约是一九二八年六月下旬，湖南省委派林仲丹（即后来的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主任张皓）和贺昌两同志到安源来向我传达省委的指示，说湘、鄂、赣边界特委书记郭亮同志因苏先骏的叛变，已被国民党逮捕，英勇地牺牲了。要我调任湘、鄂、赣边界特委书记，顶郭亮同志的缺，湘东特委的工作移交给蒋长卿同志。湘、鄂、赣边界特委领导岳阳、临湘、崇阳、通城、通山、大

冶、阳新、平江、修水、铜鼓、万载等县的工作，特委机关设在岳阳城内。因特委机关已被破坏，只能先设法找到各县委的关系，才能逐步恢复和建立特委机关。他们还告诉我，驻防平江城的国民党独立第五师第一团团部有党的组织，党的负责人是团部的候差副官邓萍，团长彭德怀也是党员。如果情况需要，可以组织暴动，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以便与井冈山的红四军相配合。

我接受了省委的指示，移交了工作，一九二八年七月初离开了安源市。我穿了一身花条子的单衣服，提了一个麦草做的手提包，包内放了十盒纸烟，还秘密夹有关于工农兵苏维埃政权及其十大政纲等文件。十大政纲是我以后在红军中作政治工作的依据。出发后，我找到了浏阳县委，见到了县委书记王首道同志。他当时正和张启龙同志率领游击队四十多人在一个土豪家中开会。浏阳县委派交通员送我，于第二天在平江渚水找到了平江县委。平江县委书记是李宗白同志，组织部长兼军事部长是鍾期光同志，宣传部长是张警吾同志，财务部长是胡筠同志（女）。我把省委指示的精神向他们传达之后，他们就派秘密党员用竹轿把我抬进平江县城，以减少沿途挨户团和守城部队检查的麻烦。七月中旬，我进了县城，首先找到了邓萍同志，接上了党的组织关系。邓萍同志引我到城内君子巷平江县教育局对面的一家较好的“镜中天”旅馆，找了一间安静的房间住下，对外则说是同学同事关系。邓萍同志随即找了住在城内的黄纯一同志和贺夷同志来看我，说彭德怀同志带着李灿同志那个连下去“清乡”了，过几天才能回来，要我等待几天。接着他们谈了些部队情况，我也谈了当时

的政治形势和当前党的任务。初次见面，大家都很高兴。

过了两天，彭德怀、李灿同志返回平江县城，立即到旅馆来看我。同来的还有邓萍、黄纯一、贺夷、李光、张云生等同志。一见面，大家高兴得不得了，认为这次总算与上级党组织接上关系了，解决了两个多月来没有解决的问题。为了把党支部的同志集合起来研究工作，决定以彭德怀团长为我洗尘的名义来召开一次党的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大家相互谈了工作情况，交换了工作意见。我传达了湖南省委的指示，着重讲要与部队中的党组织建立联系，恢复湘、鄂、赣边界特委机关。他们反映了平江县反动地主武装天天屠杀工农、青年学生和一团士兵、下级军官对此十分反感的情况。散会后，彭德怀同志个别对我说，他刚接到省政府发来的一个密电，称黄公略同志在驻防南县时，曾以营长的名义，发了一张通行证给南、华、安特委的一位共产党员，现在这位同志已被捕，查出了这张通行证，因而怀疑黄公略同志也是共产党人，要彭团长立即将黄逮捕法办。情况非常紧急，怎么办呢？商量后，没收此电不交出，并准备武装起义。我们立即决定以我的名义请客答谢彭德怀团长为掩护，再开一次党的会议来讨论这件事。参加这次会议的，同上次一样，连我在内共八个人。在会上，大家认真研究了那个密电，认为情况严重，已来不及请示省委，一致同意我们提出的举行武装起义，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的建议。起义的时间经过慎重考虑，确定在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在会上，还具体地研究了起义的计划和起义前一切应做的准备工作。一场在我党武装建设史上起重大作用的平江起义，在党的领导下，很快就要开始了。

为了便于领导起义工作，我当天就离开“镜中天”旅馆，住到李灿同志的家里，邓萍同志也搬来一起住。以后起义前夕的一切秘密会议，都在这个屋子里召开，各种宣传品也在这个屋子里油印。这里已成为起义的总指挥部了。

我们首先把起义的决定密函告知驻防在嘉义的黄公略同志，要他率领他的这个营在嘉义市同时起义，以配合平江城内的起义，然后到平江城内来会师。同时，要求他与当地党的组织取得联系，以便发动群众一起参加斗争。我们还密函通知在岳阳的贺国中同志，要他届时率领随营学校的师生，离开岳阳，到平江来参加起义。我们还写信通知平江县委，要求他们组织全县的赤色武装力量，积极地有计划地展开活动，镇压豪绅地主等反动分子，解除他们的反动武装，发动广大群众来配合起义，以便在起义胜利后立即建立全县的工农兵苏维埃政权，建立革命的工、农、青、妇等组织。决定起义这件事，还希望平江县委秘密通知浏阳县委加以配合。

起义能不能胜利，很重要的一项就是要把一团的广大士兵群众和下级军官动员组织起来。一团原来就有士兵会的组织，现在就通过党员和积极分子的活动，由班、排、连、营、团，逐级重选士兵会的代表，以此作为团结士兵群众，进行起义的骨干力量。不到三天，各级士兵代表都选出来了。李灿同志当选为全团士兵总代表。李寿轩同志当时是李灿同志这个连的班长，李燮奎同志是黄纯一同志这个连的班长，他们都被选

为连的士兵代表。通过士兵会，我们用各种方法，揭露国民党军阀和挨户团残杀工农的罪恶事实，以激发士兵的革命义愤，提高士兵的阶级觉悟。

为了促使士兵迅速与反动派决裂，参加到起义的行列里来，我们还积极筹划闹饷活动。一团在南县时，部队已经有十几个月没有发饷，士兵生活很苦。到了平江，还是没有发饷，士兵的生活就更苦了。士兵会就动员大家起来闹饷，还暗示大家，闹饷活动不仅有些连长支持，连彭团长也支持，这就更壮了大家的胆，使闹饷活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因而成了起义的导火线。

起义前夕还做了起草宣言、书写标语口号、缝制起义用的红布袖章和军旗等工作。这些工作在七月二十二日前都已经准备好了。

在军事上，我们决定派李灿同志率领他原来指挥的第一营第二连，并指挥一营的其他两个连，进攻城内国民党县党部、县政府、县监狱和县挨户团，解除其反动武装，逮捕其主要负责人。黄纯一同志率领他原来指挥的第三营第九连，并指挥三营的其他两个连，进攻独立第五师师部及其特务连，解除其全部武装，逮捕其主要负责人。命令一团的第二营于起义时，在平江县城北门外担任警戒，以保证城内起义的胜利完成。为此，要求李灿同志和黄纯一同志事先做好侦察工作，弄清自己进攻对象的武器、人员等所有情况。对于独立第五师的第二团和第三团，则由彭德怀同志以一团团长名义，在临起义的时候，写信给他们，劝他们一同起义。

总之，从决定起义到七月二十二日这短短的六、七天里，

一切准备工作都在紧张地进行着。

黄公略同志接到我们的起义通知后，于七月二十一日下午，即比原来规定的时间提前一天，杀了第三团团长刘济人的侄儿（一个很反动的连长）和另一个反动连长后，率领全营士兵在嘉义市宣布起义，全部歼灭了嘉义市的地主武装挨户团，枪毙了挨户团的头子。起义后，黄公略同志就与平江县委第四区区委书记涂正坤同志取得了联系。涂正坤同志一面指挥地方的赤色武装，杀土豪劣绅，没收他们的财产分给农民，建立苏维埃政权；一面派人给黄公略同志这一营带队，取道周方、恩溪、钟洞，到平江城与起义主力部队会师。

黄公略同志比原定计划早一天起义，我们知道这消息后，要改变计划已来不及了，只得仍按原计划进行。由于当时交通不便，消息不灵通，师长周磐一直在长沙而不在平江，黄公略同志这个营又是属于第三团建制，所以没有一下子影响到一团的起义。

在临起义的一次会议上，检查了起义的一切准备工作。大家几经考虑，除了起义的时间不变，仍决定在七月二十二日起义外，还决定起义后立即挂出斧头镰刀的红旗，张贴革命的标语口号，散发各种宣传品，明确提出我党的一切政治主张，如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实行土地政纲等等。起义时在政治上提出以下最低要求：

（一）彻底消灭平江城的民团、挨户团等地主反动武装，逮捕县长、省督察员、独立第五师副师长等反动头子和一切土豪劣绅。推翻国民党政府，推翻国民党党部，打倒一切军阀，打倒帝国主义。